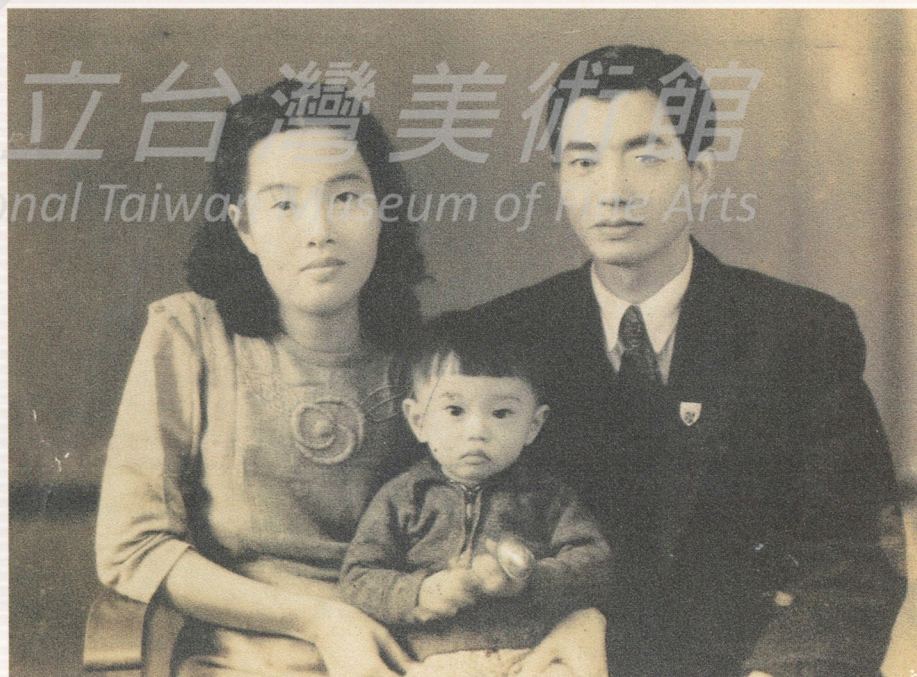


III ● 動盪歲月，悲天憫人

教學之餘，莊索不忘創作、更不忘抗日救亡，三者結合下，構成了他以繪畫和木刻薰陶後進、以報刊繪畫抒發赤誠、以街頭壁畫提振人心的美術抗日志業，此段經歷不僅至今仍為家鄉人士津津樂道，在昔日同僚、親友、學生口中傳頌，也在抗日戰爭後，化作他一幅幅令人動容的回憶之作。



〔右圖〕
莊索全家合影，
約攝於1948年。
〔右頁圖〕
莊索
打游擊（二，局部）
1974
油彩、畫布
100×80.5cm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抗戰爆發，泉州抗日

1932年，莊索自廈門美專畢業後，為了糊口，先至閩南地區（漳州、石碼、泉州、南安）教書，甚至深入窮鄉僻壤的山區。當他目睹軍閥割據、盜匪橫行、民不聊生的慘況，深感中國有些百姓的生活水準簡直比新石器時代的人還不如。也因此更培養了他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與愛國情操。

莊索所教過泉州地區的學校當中，如1935年的泉州民生農校，此校為現今黎明大學前身，著名文學家巴金即為該校名譽董事長。

其他還包括：衙口小學、清濛小學、晉江公學等，據其學生林建平說，1936年莊索任晉江公學校美術老師，曾為畢業班舉行畫展，平時對學生極為關心，注重寫生，提倡木刻；1940年去上海後，仍不時寄粉彩筆、日文美術資料回鄉，以啟發後進。

【左圖】
莊索在泉州與學生陳泉生合影

【右圖】
莊索約1940年攝於泉州



1937年抗戰爆發，莊索立刻加入抗日行列，組織宣傳工作隊下鄉，向民眾宣導抗日救亡。據泉州鄉親回憶，當時泉州城內的知識青年，不辭勞苦在報刊、歌詠、戲劇、美術、木刻版畫的崗位上，夜以繼日忘我地工作，喚起人民大眾的愛國抗日熱情。而莊索就是其中的一位愛國青年。

據泉州知名音樂家盛保羅說，莊索當時作育英才，以繪畫結合抗戰，與其他文教界人士成立「晉江縣抗敵分會」。1938年又與美術界知名人士李碩卿、黃紫霞等人創辦《抗敵畫報》。1940年還參加晉江「一月漫畫社」，一度受聘擔任《時事漫畫》的副主編。



【上圖】
1939-1940年間，莊索住宿學生陳泉生家的寓所外觀

【下圖】
記載莊索在泉州抗日事蹟的史料

指導木刻創作，繪製抗日壁畫

如今仍可以從泉州有關當局整理的文獻資料，了解莊索當時的活動事蹟，而且一直讓人懷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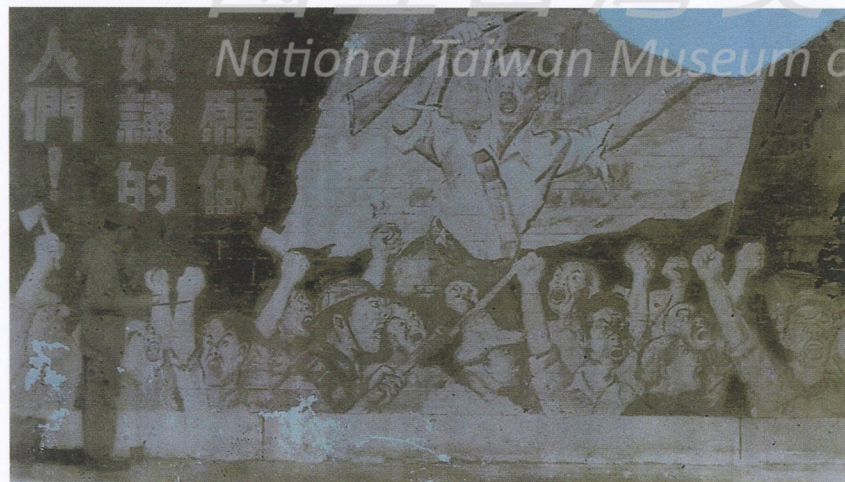
例如陳枚撰寫的〈八年抗戰泉州的文藝活動〉一文具體說明，在八年抗戰中，泉州活躍著一支戰鬥力強大的木刻美術隊伍。晉光小學莊五洲（莊索）老師，除創造性地教學生削蘆葦桿繪畫外，還帶領學生林建平、施壽陵、陳國慶、陳泉生等人學習木刻。從學校到社會，木刻美術工作者的鬥志昂揚。開頭使用的工具很原始。如剪刀片、單瓣刀之類。白燕藝術學社推廣自行設計、製作的刀具。莊五洲老師又引進中華木刻協會的講義和全套刀具，使木刻刀不斷充實完善。從此木刻美術創作欣欣向榮。

陳枚的文章中也提到，1937年冬至1938年春，陳家楫主編《抗敵畫報》，16開本，黑白色，4版。出版2期。接著張玳涌（王人弋）續編，改名《殲敵月刊》，16開本，套色，8版。出版16期。後他隨校內遷，由莊索續編，改名《抗建畫刊》，16開本，套色，8版。共出2期。後來黃紫雲獨資編輯、印刷、出版了《一月漫畫》。文中說，莊索的大型廣告顏料壁畫很多，其中繪製在衙口中心小學校牆上的壁畫〈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〉，以粗獷雄渾的筆觸，表現了工農商學兵奮起抗日的英雄群像，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。

可惜留在泉州老家的資料，都在文革期間被抄走焚毀了。所幸現在仍能從他的一位學生保存的一張破損泛黃的照片中，隱約看到莊索站在牆前畫上述〈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〉的抗日宣傳大型壁畫。另外學生曾良奎保留了三頁1940年莊索編繪的《抗建畫刊》可資證明。

文獻資料如1992年泉州市婦女聯合會編《婦女運動史資料》記載指出，1939年2月春，莊索畫了一套體現婦女在各個歷史發展時期所處的社會地位的漫畫：原始社會，男女共同勞動，平等生活；奴隸社會，婦女被套上繩索，牛馬般在鞭子底下勞動；封建社會，受束縛的小腳女人，站著不能動；資本主義社會，資產階級的婦女代表，嬌裝打扮，作為供人玩弄的花瓶；社會主義社會，男女同樣穿著工人的勞動服裝並肩站立，男女自由平等。這套漫畫在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作為牆報專刊張貼，引起當地各界的極大注目。

莊索(左下角)作大型壁畫〈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〉



這篇資料文件又提到，莊索畫了許多社會發展史（從猿到人）和宣傳抗日的大幅宣傳畫，不僅在學校張貼，還畫在5、6公尺大幅布上，可以下鄉配合讀報、歌詠、戲劇活動而張掛，而這些宣傳畫都是莊索自費製作的。



【上圖】1995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舉辦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」展覽，展出莊索當年及作品照片。
【左下圖】《抗建畫刊》封面
【右下二圖】《抗建畫刊》內由莊索繪製的圖文

1940年春，莊索不得不離開泉州，之後從未回鄉；離泉州未及一年，其父中風癱瘓，四年後去世。直至1988年莊伯和回祖籍探親後，莊索始知父親的忌日，但自己也因病而行動不便了，想來不勝唏噓，因戰亂犧牲了千千萬萬人的親情，造成無數的時代悲劇，令人嘆息！

因為泉州地方人士仍懷念莊索抗戰期間的貢獻，所以抗戰五十周年紀念時，他的事蹟也在展出內容之列。

根據泉州莊索之妹李英（即其父之養女）回憶，抗戰勝利後，莊索因有功於地方，當局特派專人來老家採訪、拍照，並留下紀錄。但到了文革時，竟因為台灣關係的罪名，三番兩次來訊問。已嫁的李英不識字，所以連年幼茫然的兒子也不放過，但莊索離泉前留在老家的全部書籍資料、照片因此焚毀一空，前述留在政府單位的採訪資料也遭銷毀；筆者曾經滿懷希望能得到父親年輕時的訊息，一樣落空。然也慶幸1980、1990年代因為相關訪談資料陸續出爐，莊索並未被遺忘，至少還有些蛛絲馬跡可尋。

任教魯藝華中分院美術系

（一）投身戰場

莊索離開泉州之後先到上海，在當時，上海為全國最大的文化中心，即使處於戰亂，藝術活動仍出現短暫的活絡情況。上海是藝術人才

莊索 俘虜 鉛筆、紙
約1970年代 10.7×18.8cm



匯集之地，莊索在此接觸到更多的資訊，對中國近代藝術發展的情形也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了解。

莊索也於此時投入更大的抗戰洪爐。在中國近代史裡最苦難的時代，這位熱血青年懷抱時代的使命感，也為此付出無比代價，生死交關的一次是在戰地被俘，沿途所看到的日軍、偽軍放火燒村，掠奪劫殺，哀鴻遍野，令人怵目驚心。由於莊索通曉日語，那時乃將他送至徐州「特別工人訓練所」，才有機會逃出，沿途吃足苦頭、打游擊，才輾轉回到原單位。

關於被俘有一段插曲，這是莊索日後告訴侄兒的，本來要被砍頭，但日軍見他既會日語，再進一步檢查他幼時在台灣種牛痘留在手臂上的痕跡，大概中日兩國種痘方式不同，竟因此證明他的台灣人身分，才逃過此一大劫。

還有一件事令莊索印象深刻，他曾親眼見過：日軍以玉米餵馬，之後拉出來的馬糞，裡面尚有未消化的玉米粒，竟被飢民掏出來，洗洗再吃……。本來在軍中就吃多了玉米糊的莊索，在台灣絕少吃玉米，或也與此有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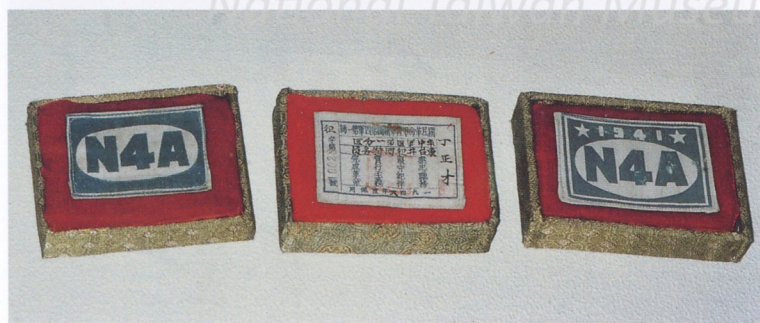
莊索曾感慨地說：「經過抗戰的歷練，大風大浪，千千萬萬。」他畫過一幅素描〈俘虜〉，畫面焦點是一群蹲在鐵柵欄裡的老少婦孺，柵欄外的衛兵只露出佩著長槍的下半身，雖不見面部表情，但居高臨下的威嚇姿態，從囚籠俘虜恐懼的神態，可想而知這是莊索的親身經歷。大約1950、1960年代，當時台灣文化界的氣氛，為了表態，不少人吹說過去自己也是「抗日的」，對此，莊索有時私下感嘆：「他們是哪門子的抗日呀？」

（二）任職「魯迅藝術學院」華中分院美術系

1940年末或1941年初，莊索來到新四軍根據地蘇北的鹽城；1941年2月，由劉少奇、陳毅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，正式開學上課。



鹽城新四軍紀念館



【上圖】
華中魯迅藝術學院殉難烈士紀念碑

【下圖】
鹽城新四軍紀念館展出莊索設計的「N4A」臂章

莊索擔任美術系教授。當時物質條件很差，師生過著艱苦的軍事化、戰鬥化生活，堅持必要的軍事訓練；睡稻草鋪的地舖，吃山芋乾、玉米糊、高粱等粗食。教室沒有課桌椅，學員每人發一張小板凳、一塊小木板，遇有敵機來轟炸，教師就帶著學生疏散到附近大墳場去上課。美術系沒有石膏像，選了兩三個造型較好的菩薩搬來塗上石灰，作為素描的模特兒。魯迅藝術學院目標是教學結合實踐，把課堂上學到的理論知識和藝術才能用來為抗戰服務，所以不久美術系就辦了「民眾畫廊」，配合形勢，繪製時事漫畫、連環畫，還到街頭、農村刷標語、畫壁畫；利用開大會的機會，舉辦宣傳畫展覽。

1941年7月，日軍、偽軍集中兵力向鹽城、阜寧地區進行大掃蕩，敵人掃蕩前夕，魯藝師生依軍部指示撤離鹽城，同月23日魯藝分為兩隊，一隊隨軍部行動，二隊前往鹽城五區分散地方工作；一隊為院部、文學系、美術系、音樂系，計二百餘人北移，二隊也有二百餘人，主要為戲劇系。結果二隊的隊伍在一個叫

「北秦莊」的地方遇襲，犧牲了三十餘人，六十二人被俘。莊索因為在一隊，逃過一劫。

因躲避日、偽軍的掃蕩而解散，1941年8月魯藝改建為新四軍軍部和三師師部所屬兩個「魯迅藝術工作團」；莊索申請南下上海，1941年12月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約年底莊索被調往新四軍軍部。

關於莊索在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美術系的情形，當時美術系主任莫樸（1915-1996），戰後曾擔任浙江美院院長，1989年莊伯和特別去杭州探望他，勾起他的回憶，莫樸說：「在我腦際，一直浮現著一個影子：矮矮的個子，發黃的臉色，說的是閩南普通話，鼻音很重，而下嘴唇特別厚。這就是我近五十年來一直懸念著的莊五洲先生。」

莫樸談道，他是在魯藝華中分院擔任美術系主任時與莊索相識的。莊索是美術系的教師。他們相處的時間雖然不長，但莊索對教學、工作

記載莊索在新四軍事蹟的史料



的認真負責態度，還有生活上的艱苦樸素作風，讓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。莫樸還記得莊索穿的鞋子破了，一時買不到新的，別人借鞋給他，也不合腳，他便拖著一雙破鞋到處走，別人擔心他走路跌撞，他卻毫不介意。他的創作熱情更是極其高昂。有一次，上級請他畫幾幅鼓動日軍戰士反戰的傳單，為了儘早送到前線，他徹夜不眠，直到完成而後已。他還記得莊索曾孜孜不倦地畫過一幅〈踏著烈士血跡前進〉的畫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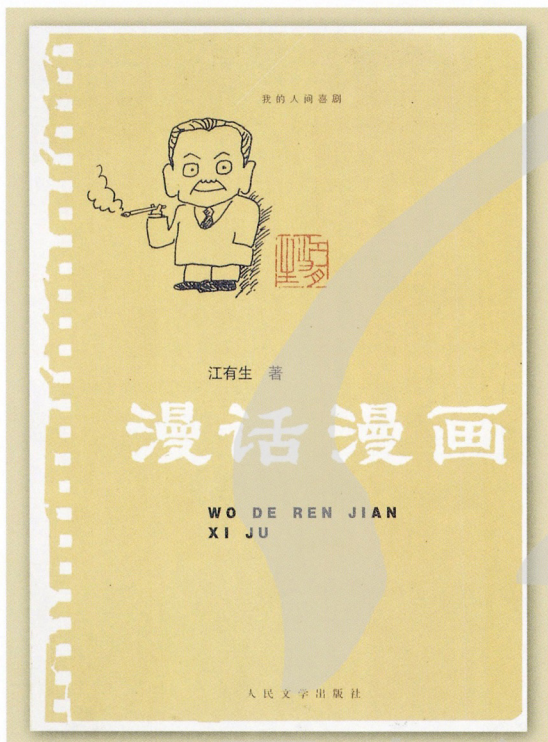
鼓勵戰友們前仆後繼，勇往直前。他們也共同研討一些美術、美學理論……。在他眼裡，莊索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，也是一位對美術執著追求的藝術家。他受到師生們的尊敬。

莊索在華中魯藝時的學生朱澤（曾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），1997年在給莊索家人的信裡，更具體說到莊索工作的情形。朱澤說，他和恩師莊索兩度在一起，前後總共也不過兩年時間，但莊索的愛國思想、人品、畫品，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對他產生極大的影響。1941年抗日烽火正燃遍大江南北，那年初莊索來到新四軍軍部所在地蘇北鹽城，在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擔任教授，教美術。朱澤是美術系學生，多次聆聽莊索講課，有時莊老師也帶他們出去寫生……。

朱澤表示，莊索在鹽城畫了不少大幅的抗日宣傳畫，這些作品不僅對抗日軍民具有宣傳鼓動作用，對他們學生也啟發教本和示範的作用。這些畫都沒有保存下來，莊索回台灣後還畫了抗日那個時代的歷史題材的畫，如〈打鬼子的故事〉（P.40左圖）、〈戰地之春〉（P.41）等等，他們看了倍感親切。

朱澤說：「難能可貴的是莊索把這個歷史的畫卷贈送給鹽城歷史紀念館收藏，魯藝的學生、鹽城人民、江蘇人民崇敬莊索，懷念莊索。」

朱澤與莊索另一次在一起的時間地點，是1942年底在阜寧縣陳集子附近村莊上。那時莊索由魯藝調到軍部一個部門工作，發揮他能繪畫、



江有生《漫話漫畫》介紹莊索



昔日戰友、上海美協主席沈柔堅夫婦探訪莊索於高雄市正忠路寓所。

會日語的特長，繪製對日軍宣傳反戰的宣傳品，那時物資條件差，只能在蠟紙鋼版上畫圖寫字，然後油印，還要拓印套色，黑紅分幾次拓印。莊索要畫，又要印製，人手不夠，就把朱澤從一個短訓班借調來幫忙。彼此見面才知道莊索原是魯藝的老師，而朱澤原是他魯藝的學生，一見如故，非常高興，就動手合作繪畫，畫畫、刻鋼版都是莊索親自動手。莊索很了解日本風俗民情，又精通日語，因此繪出許多圖文並茂、富有感染力的反戰宣傳品。朱澤記得有一張畫的是日本婦女身後揹著背帶，攜著孩子在海邊企盼參戰的丈夫歸來，背景是櫻花，印時套紅。那次他和老師合作時間很短，分別不久，日寇第二次在鹽阜地區大掃蕩，聽說莊索有時隨軍到前線用日語向日軍喊話，據說他就是在到敵據點外對日軍喊話途

《中國文化報》介紹莊索



中，與敵人遭遇被俘的。由於再沒有機會見到莊索老師的面，以致無法得到證實。

關於新四軍時期的莊索，幸而仍能靠著舊日夥伴的回憶及懷念文章，拼湊出一些他早年事蹟的影子，其中被稱為「碩果僅存的新四軍漫畫家」江有生（1921-）在2008年1月發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《漫話漫畫》一書中的〈懷念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畫家〉一文中，講得相當清楚。

他說，莊索是一位在美術界鮮為人知的畫家，目前在各種美術、畫家名錄、辭典裡是找不到他的名字的。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美術工作者，油畫、水彩、國畫、宣傳畫、版畫、漫畫，樣樣都拿得起來，外語、詩詞、文學等也很好。他在抗日戰爭中創作的大量宣傳畫和漫畫早已散失無存，唯一能找到的只有一幅他為新四軍第四師設計的臂章印刷品。他不僅是一位美術工作者，還是一位與日本侵略軍周旋於淮河北岸的對敵工作幹部，是為國家為人民奉獻一生的戰士。江有生說，莊索渡江到蘇北參加新四軍，任教於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。因為他懂日語，又轉到四師敵工部工作。1943年，四師的油印《拂曉畫報》準備改為石印，當時只有他會石印製版技術，就由他和畫報社的張力奔千方百計地買到一塊石頭，後來又買到搖石頭的機器，幾個人又編又畫。莊索既是製版師又是主要作者，這樣就辦

成了一個印數幾千份的彩色石印畫報。出版後，深受指戰員的歡迎，有的連隊把畫報貼到俱樂部裡，有的戰士把喜歡的畫夾在筆記本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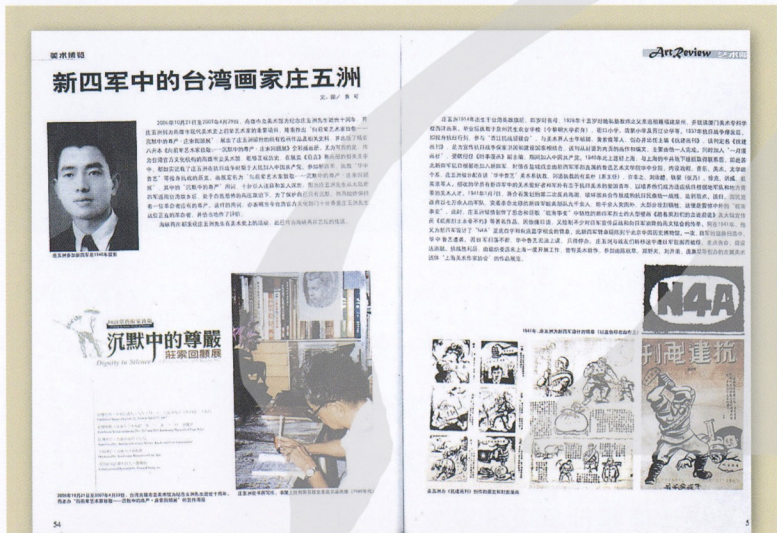
在江有生眼中，莊索為人溫良敦厚，畫漫畫有扎實的素描基本功，筆觸有力，設色淡雅。那時別人畫的都是丈餘高的大布畫，莊索與眾不同，他是用左手畫，看他左手揮灑自如，令人嘆服。有一次獲得了一批舊書畫，莊索一一解釋，這對江有生這個自學美術的小青年真是茅塞頓開。他又指出，莊索也有不足之處，他的帶福建腔的普通話遠不及說日語流利，畫漫畫的人喜歡開玩笑，大家戲稱莊索是「國際友人」，那是一般對在我軍工作的「朝鮮大同盟」同志和參加反戰同盟的日本同志的稱呼。

1982年6月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楊涵編《新四軍美術工作回憶錄》中，作者張力奔回憶道：「……後來才找到一架機器，但石印油墨及其他材料仍又缺乏，我與莊索便由淮北跑到淮南二師去買；沒有工人就自己當工人，幸老莊還懂得點製版技術。畫報社編輯和工人僅有五、六個人。……莊五洲同志是主要作者，也同樣參加製版工作。同志們稱他是「國際友人」（當時他做敵軍工作），他的日本話比中國話說的還好，而且是用左手作畫，創作也最多，對畫報支持很大。」

莊索曾為文記述1941年冬訪上海美專代理校長倪貽德，應該就是在這一短暫期間。在他給友人的書信中，曾提到在上海美專課餘為某人修改素描云云，加上他的舊友也曾對筆者說：「你父親好像在上海美專教過。」當然此事從未聽莊索說及，只能存疑。

1941年3、4月間，華中魯藝曾有一次美展，約三百件展品中，《新四軍的藝術搖籃》文獻特別記載莊索畫大型彩色宣傳畫〈踏著先烈們的血跡前進〉。王伯敏在《中國繪畫通史》書中第九章〈民國時期的繪畫〉也記載：「莊五洲畫了〈皖南烈士永垂不朽〉大幅彩色宣傳畫。」

(上圖)《美術博覽》介紹莊索
(下圖)《文摘報》介紹莊索



《廈門晚報》介紹莊索

莊索在新四軍時期還有一項設計「N4A」的特別事蹟，至今讓人懷念，有不少報導和紀錄，在此僅列舉陳宗彪在1998年6月12日《中國文化報》上追憶的一段話：「在江蘇鹽城新四軍紀念館主體建築的正門上方，鑲嵌著一塊醒目的藍、白相間的標誌。這是抗戰時期，威震華中抗日戰場的新四軍將士們佩戴的臂章符號。五十年前，N4A臂章的誕生凝聚著一位台灣青年的心血；半個世紀後，這位台灣老人仍牽掛著他對新

莊索 〈抗日之家〉草圖
鉛筆、紙



四軍、對鹽阜區的情結。他就是當年新四軍的一名美術教育工作者、N4A臂章的設計者之一莊五洲。」

莊索從軍抗日始終如一，從被俘至逃離，再回到原單位繼續對敵喊話，直到日本宣布投降。如1986年1月15日給北京摯友信中提道：「抗戰中我所受的苦難最大，如被日軍俘虜，差一點就人頭落地，如日軍還未放下武器，即入敵陣勸敵投降。」另1986年6月24日信中也說：「當日軍戰敗後，我出生入死，勸敵投降成功，繳械無算，贏得大家的喝采、讚賞。」

回憶抗戰，作畫寄情

對於抗戰的親身經驗，待莊索重執畫筆，好像怕稍縱即逝，他已迫不及待要將昔日回憶一一化為畫面，作於1971年的油彩〈抗日之家〉



莊索 抗日之家 1971
油彩、畫布 80.5×116.5cm

應該是第一幅；也許1971年台北街頭發生學生保釣運動，激起莊索的抗戰回憶，先經過鉛筆素描草圖的孕育，畫出這幅畫之後，從此開啟大約十五年、生涯中最後也是遲來的創作高峰期。畫面左方的父親整理槍枝，右方則是紡織中的母親與燈下讀書的兩個孩子，緊張的氛圍中透露著家庭的溫馨；筆觸嚴謹，著重明暗調子的掌握，巧妙的利用燈火投射出一家人的表情及動態、人物穿著服裝，以及背景隱約顯現的籃子、玉米、繩、棍等，烘托出蘇北農家氣氛。

〈打游擊（一）〉是莊索1974年的一幅油彩創作，反映對日抗戰期間打游擊，是作者在蘇北戰區親眼目睹甚至參與的親身經歷，也是在台灣畫家中絕無僅有的紀錄。事隔三十多年重執畫筆，莊索描繪回憶中的景象，仍然令人驚心動魄。畫中戰況正熾，三個游擊隊員，一臥，一



【上圖】
莊索 打游擊（一） 1974
油彩、畫布 80.5×116cm
【右頁圖】

莊索 打游擊（一，局部）

蹲，一彎身站立，躲藏在濃密的玉米田裡，對準敵人射擊。此畫完成後，作者幾度斟酌修改，甚至貼上膠帶為記，思考構圖的效果。

另一幅〈打游擊（二）〉^(P23)亦作於同一年。描畫的是蘇北一位老農民游擊隊員，藏身於玉米田中伺機而動；這情景對畫家而言，雖已相隔三十多年，場景仍然歷歷在目，人物表情刻畫生動。莊索所繪類似畫面人物不乏上年紀的老者，反映保家衛國不分老少的史實，益發令人動容。

油彩畫〈打鬼子的故事〉現收藏於江蘇鹽城「新四軍紀念館」，也作於1974年。畫中牛車前的老翁正為孫輩們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，大家聽得津津有味，連畫面右前方的牛也彷彿點頭呼應；整體畫面及色彩氣氛溫馨，應該戰事已歇，但老翁膝上仍放著一把槍，說明他曾是游擊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隊員；畫面左上方則是昔日蘇北地區的風車景色，同樣的風車也出現於〈戰地之春〉作品中。

〈戰地之春〉作於1975年，巨大的風車佔據畫面中景部位，連綿無盡的草原與廣大的天空連成一氣，前景的馬兒安靜地吃草，中景的馬兒追逐奔跑，而畫面上竟有兩位青年戰士坐在草地上愉快地聊天，呈現出戰爭歲月中難得的平靜。透過畫面可以感受到一種生命的喜悅、對青春的歌頌，在莊索生命中留下最美麗的回憶。

〈馬群〉作於1975年。這應是畫家於蘇北戰地生活的經驗，莊索觀看原野中群馬自由奔馳，也許能讓緊張的情緒得到舒緩，所以他有幾件作品皆呈現、美化此一回憶。



〔左圖〕
莊索 打鬼子的故事 1974 油彩、畫布
116.5×80cm 江蘇鹽城新四軍紀念館藏

〔右圖〕
莊索 〈戰地之春〉草圖 鉛筆、紙

〔右頁圖〕
莊索 戰地之春 1975 油彩、畫布
116.5×80cm 江蘇鹽城魯迅藝術學校藏





莊索 馬群 1975 油彩、畫布
72.5×100cm

五年後作於1980年的〈激情〉油畫 (P15)，跟上述〈馬群〉一樣，是蘇北戰地生活回憶之作，但背後結合了台灣的高山，更發揮了想像的空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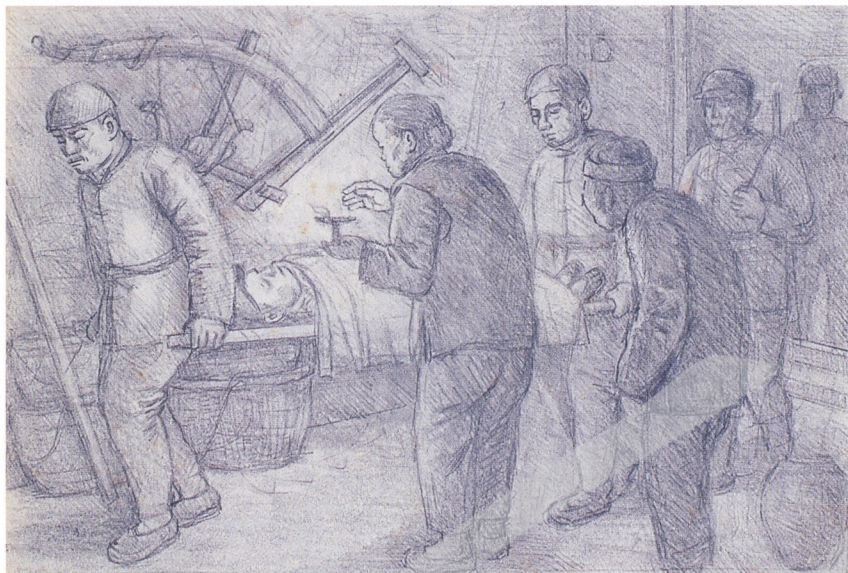
〈避難〉油彩畫，作於1979年，描繪蘇北農民一家四口為躲避日軍轟炸，於玉米田間避難的情景。畫中人物面露驚懼，手腳筋肉繃緊的神態，可以想見大難臨頭時的緊張失措。

〈傷兵〉作於1982年，與前述〈抗日之家〉相隔十一年，但風格、手法卻接近，並留有一幅完整的素描，清楚地呈現〈傷兵〉畫作構思的過程，素描中較亮的地面在最後完成的作品裡改為黯淡，而將光亮完全集中到傷兵的臉上。這是哀傷的一個夜晚，受傷的兵士被同袍用簡易的擔架抬了回來，預備安置在堆滿農具的農舍裡，手提油燈的老婦人前來看顧，其他的人都默默站在一旁關心。

〔右頁圖〕
莊索 避難 1979 油彩、畫布
100×81cm 高雄市立美術館藏



Chuang Suo 19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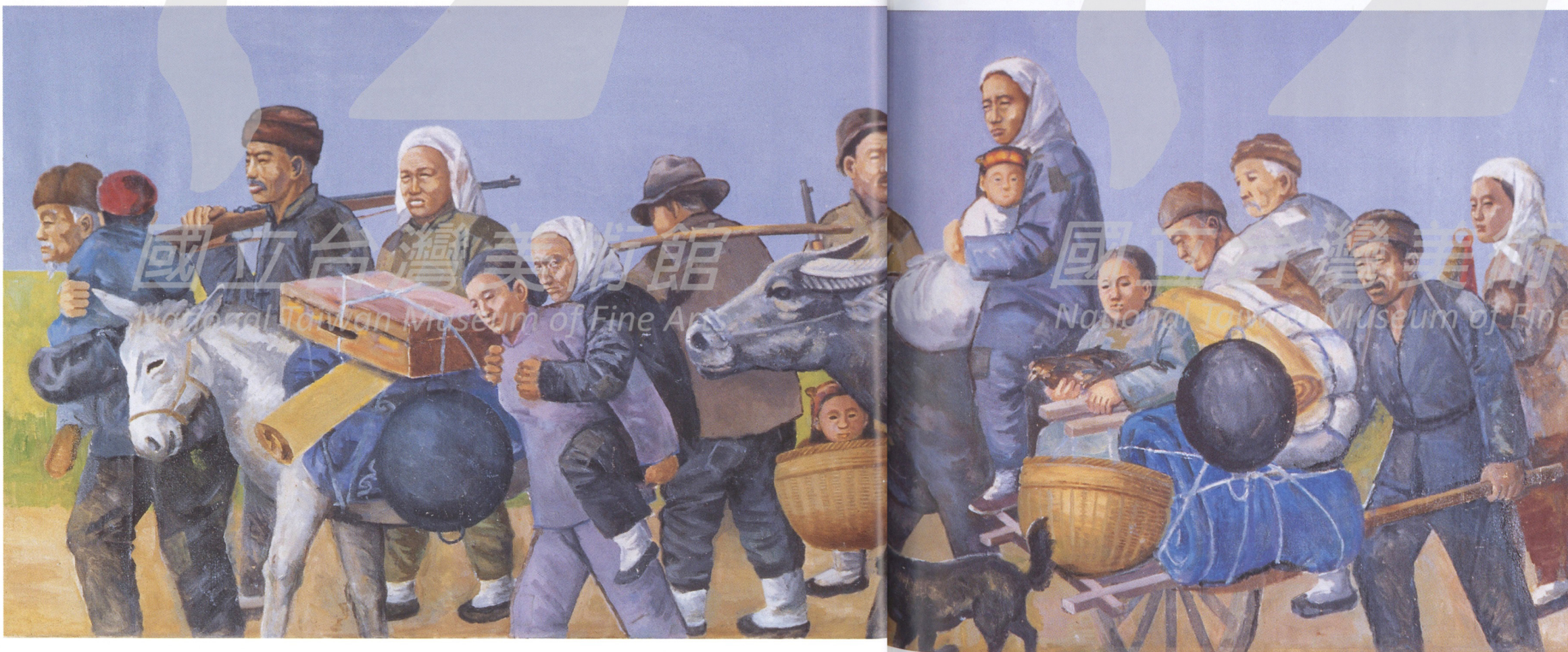


莊索 〈傷兵〉草圖 鉛筆、紙

〈難民〉是一幅油彩畫幅甚大的作品，創作於1982年，描述抗戰期間蘇北民眾集體逃難情景，可惜全畫未完成。畫面中瀰漫著悲天憫人之肅穆氣息，作者為戰爭的時代作見證，留下如此充滿震撼的流民圖，表達莊索為人生而藝術的創作觀。〈避難〉與〈難民〉二作，現均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

〔上圖〕
莊索 傷兵 1982 油彩、畫布
80×116.5cm
〔左路真圖〕
莊索 難民 1982 油彩、畫布
89×232cm 高雄市立美術館藏





【上圖】
莊索 雪中飼馬 1982
油彩、畫布 80×116.5cm

【下圖】
莊索在《雪中飼馬》畫前留影

〈雪中飼馬〉作於1982年，這是作者特殊的蘇北戰地生活回憶，畫寒天馬夫入棚飼馬，畫面布滿紛飛白色雪花，哆嗦的群馬伸頭爭食，酷寒的生活現實中卻瀰漫著一股詩意；畫中的點描雪花令人想到畫史記載元代王蒙用小弓挾粉筆彈之，成就〈岱宗密雪圖〉的故事。



〈殺敵〉一作，則是一幅顯得很特殊、畫在小紙片上的速寫，騎馬的敵兵正從林間奔馳而過，冷不防農民游擊隊以綁著鐮刀的長竹竿朝他頭上砍下，這是戰地發生的事實，並非憑空想像。

關於莊索抗戰畫作，也是台灣繪畫史上稀有的繪畫題材，畫家奚淞特別作了如下詮釋：



莊索 殺敵 年代未詳 鉛筆、紙

〈戰地之春〉畫的應該是中日抗戰大陸某地風景。穿灰藍色國軍制服的男女休憩在風車下，放牧的軍馬在草原上奔騰、嬉戲，呈現出一種不知人間憂患的生之歡悅；而那隨時可能密布戰火陰霾的天穹，此時卻蘊積了潔白而美麗的巨幅雲卷……換一個畫面，在密茂高粱地裡，裸露手腳，身穿補丁衣裳的農民懷擁幼子，緊張蜷縮在高粱葉稈叢中。終歲胼手胝足的貧窮農民竟要靠莊稼來躲避飛機空襲嗎？……再換一個畫面，仍然在黃昏豆油燈下，仍然是表情忍耐、默然不動聲色的農民，正在照拂擔架抬過的受傷者……。江山代代替換，時間越走越倉促。這些畫裡歷經戰火憂患的小人物有誰記得？從他們身上，才知道什麼叫做歷史吧？假如現代人覺得歷史不那麼重要，那麼他們也都如風中草芥般不那麼重要了。——1991年11月10日《自立早報》〈老農神態〉、1991年12月《光華畫報》〈寫寄莊伯伯〉

關鍵字

王蒙〈岱宗密雪圖〉

「岱宗」為泰山的古稱。據云元代畫家王蒙（?-1385）任泰安知州期間，泰安廳事的一面即正對泰山，王蒙興致一來時，便提筆畫上數筆，三年方完成一幅泰山畫。

一日，王蒙與友人陳惟允相會，正逢泰山大雪，王蒙便心生把此畫改為雪景的念頭。他先用筆沾白粉作畫，但結果不甚滿意，這時陳惟允建議，改用小弓夾白粉往畫面彈去如何？於是一幅大雪紛飛的密雪圖就這麼形成了。王蒙在畫面上題字「岱宗密雪圖」後，將此畫贈與了陳惟允，此後這張畫便在陳家保存了百年之久。可惜的是，至明代，陳家將此畫售予畫家姚綬，但一次姚家失火，此畫也隨著付之一炬，此後僅能從記載中得知曾有此畫。